

(英) 迈克尔·怀特 著 黄晓迪 译

EQUINOX

MICHEL WHITE

圣 山
的
祭 祀

(英) 迈克尔·怀特 著 黄晓迪 译

圣 山

E Q U I N O X

Michel White

I561.45

1060-2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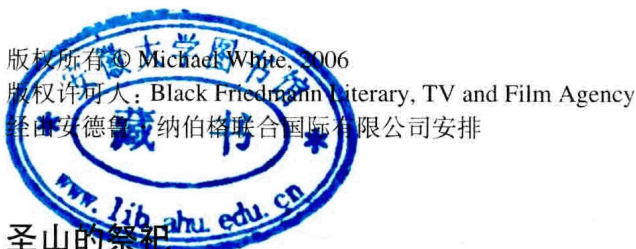
版权登记号: 01-2011-80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山的祭祀/(英)怀特著;黄晓迪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143-3847-8

I. ①圣… II. ①怀…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9357号



圣山的祭祀

作 者 [英] 迈克尔·怀特
译 者 黄晓迪
责任编辑 崔晓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0.5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847-8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言

牛津：3月20日，19点36分

趁那个女孩儿在朋友家里吃晚饭的时候，他在她汽车的输油管上刺了一个小孔。汽油悄无声息地滴在柏油路面上，积聚成溪，向山下蜿蜒而去，余痕缓缓地在空气中蒸发，最终消散得无影无踪。

几分钟后，那个女孩儿走出朋友的房子，开车离去。他开车跟着她前行了四分之一英里，进了一个村落。汽油快漏完了，女孩儿艰难地把那快要罢工的车开到路边。他远远地、静静地观察着。

他关掉车灯和发动机，让车缓缓滑行，然后停在她身后五十码远的巷子里，听着她徒劳地一次又一次打火。

过了一会儿，他下了车，慢慢地沿着巷子移动。他尽量避开月光，隐身在一格一格的阴影中。

柠檬色的月光倾泻在屋顶上，照亮了女孩儿头顶树木的枝叶。在月光掩映下，只能看见她模糊的轮廓。

踩着柔软的草皮，他脚上的塑料鞋套嘎吱嘎吱地响着。他可

以听到自己平稳的呼吸声，一股股的热气扑到塑料面盔上又撞回来。他加快了脚步。

那女孩儿放弃尝试。她旋回钥匙，透过车窗向四周看着。但是他隐藏在黑暗中，没有被她发现。

他看到她从副驾驶座席上的某个地方拿起手机，于是紧迈两步走到车门旁，拉开车门一刀刺了进去。

女孩儿一声尖叫，松开手机。手机从她的胸前滑下去，落在车厢地面上。他毫不迟疑地探身进去举起手臂。他的脸藏在有机玻璃后面，使她无法看清。

女孩儿不自觉地摇晃起来，嘴大张着，吓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正当她要尖叫时，攻击者伸出闲着的那只手，捂住了她的嘴。他的脸距离她仅仅几英寸远，透过面盔，她能看见他巨大的黑色的瞳孔。

一开始疼痛有如针刺，一转眼，巨大的疼痛便排山倒海般涌来，扩散到了全身。她感到某种液体正从自己的身体里喷涌而出，浸透了衣袖。她几乎无法相信，金属刀片正一寸寸地深入她的喉咙，向她的大脑逼近。

她全身发抖，嗓子里挤出一声低吼。吼声振荡着凝滞的空气，转瞬被它吞噬。

她再也无力发出别的声响。一股鲜血从她的口中喷出，飞溅在前座和挡风玻璃上。

几秒钟之后，她便再也醒不过来了。

第一章

詹姆斯·莱特曼 (James Lightman)，博德莱安图书馆 (Bodleian Library，藏书 500 万册之多，仅次于大英图书馆，位列英国三大版权图书馆之一，是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也是牛津的地标建筑之一——译注) 的馆长，是劳拉·尼文 (Laura Niven) 的多年老友。劳拉曾在他的引领下走进了博德莱安图书馆的大门。在过去的三个星期内他们经常见面，这也是四年来她第一次来到牛津。他们一起走下通往街道的台阶。劳拉亲吻了詹姆斯的脸颊，然后詹姆斯轻轻拉开她的身体，深深地凝视。她，就在眼前，亭亭玉立，暗红色宽翻领夹克，褪色牛仔裤，麂皮休闲鞋，一头金色长发，随意挽起的发髻。

馆长缓慢又感慨地轻摇着头：“亲爱的，能再次见到你，真好……”他说，“希望你能经常来，好吗？”他的声音低沉沙哑，仿佛耳语。

劳拉嘴角轻扬，仔细端详着莱特曼那布满皱纹的慈祥脸庞。他像一只年迈的海龟一样，探询着这个世界。他的壳，就是博德

莱安，里面有着世界上最壮观的藏书。劳拉抬起一只手轻按了一下老人的肩膀，然后转身继续下楼。当她走下最后一节台阶时停下来回望，而他已经离开了。

劳拉深爱这个城市，此刻想到马上就要起程回家，心里不禁一阵刺痛。二十多年前，当她还是一名学生时，牛津就已经深深融入了她的血液，成为了她的一部分，正如她融入牛津的滚滚人潮，已经成为了这座历史名城宽广、繁华的生命画卷中的一部分。

她转身沿着宽街（Broad Street），大步走过谢尔登尼亚（Sheldonian）剧院，并开始横过马路。但她并未观察来往的车辆，一个暗色衣着、骑着黑色海络利斯（Hercules）自行车的女人险些撞上她，骑车人在最后一刻突然转弯并且猛按车铃。劳拉异常兴奋地看着她骑向圣吉尔（St Giles）大街。二十年前，她自己，就是这样故意去吓那些美国游客的。

她想，或许自己一直都在怀念那段年轻的时光。但那不仅仅是她的个人故事，她留在这个城市生命画卷中的那部分使她深爱着这个地方。那是什么呢？她所深爱的是什么呢……她无法说清，这是众多难以形容的人类情感中的一种，与尊敬、助人为乐、多愁善感一样神秘。

当劳拉在牛津还是个学生时，她曾与她在伊利诺伊（Illinois）、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以及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家中的朋友们长时间通信，谈及她在牛津所学到的知识。她不停地赞美这里，因为她感到自己已经融入了牛津。对于劳拉来说，牛津是她梦想中的城市，它给予外来者至高无上的

财富，让人们自由自在地呼吸新鲜空气。的确，当她路过圣吉尔、走向她打算八点半到达的餐厅时她这样想到，如此淳朴的一个地方，使得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

此时此刻，菲利普·班布里奇（Philip Bainbridge）对牛津的印象却全然不同。他家位于伍德斯托克（Woodstock）村，距离旧城墙十五英里以外，他从家中开车到坐落在圣吉尔的圣约翰学院去接女儿乔（Jo）。在他驾驶的这一路上，他看到的，是这个城市最糟糕的一面。当他驶到布莱克伯德利斯（Blackbird Leys）——距牛津只有几英里的一片庞大的贫民窟时，在双向车道上他被一辆载着三名亢奋青年的老旧荣威 216（Rover 216）阻断了去路。之后，在一个交通信号灯处，他被一个驾驶梅特罗牌小型汽车（Mini Metro）的司机辱骂，指责菲利普阻挡了他进城的路。几分钟后，当菲利普驶离了另一处交通信号灯时，一个醉汉出现在班伯里（Banbury）路上，并直接来到他的车前——而此时还未到晚上八点半。

然而菲利普曾经对此习以为常。他曾很爱这个城市，爱这里的一切，包括缺点。从他 1980 年来到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Balliol）攻读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位开始，他就爱上了这里。现在，在这里生活了超过 25 年后，他已经很难想象生活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会是怎样一种景象，如果牛津拥有地中海气候，那么这里简直可以称作天堂，他愿意永远生活在这里。

这是来自一个花了大量时间思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

迫思考——这个城市丑陋一面的人的看法。他曾经做了很多年的自由摄影师，现在他的主要收入来自在泰晤士河谷警察局做一名犯罪现场摄影师。在这份工作期间，他曾目睹了无尽的血海，并见证了人类外伤痛苦的极限。正因为如此，他明白，牛津的本质以及牛津人的灵魂与洛杉矶中南部或是伦敦东区没有任何区别。他仍旧爱这个城市，但是他知道，像凡人世界的所有地方一样，任何关于牛津的神圣都已经被鲜血和大量的尸骸所污染了。这些他理解，世道人情是全世界共通的，无论是在威尼斯海滩、第八大道还是在英国夏天的夜空中。

在圣吉尔停好车后，他跑到了圣约翰的传达室，乔已经在那里等他了。她穿着印有阿瑟·雷克汉姆（Arthur Rackham）绘画图案的牛仔和拉夫·劳伦（Ralph Lauren）皮夹克，看上去非常漂亮。她褐色的自然鬈发长及肩膀，深褐色的眼睛，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颧骨以及丰满的嘴唇。

“抱歉，我迟到了。”

“我就知道，爸爸。”乔面带微笑地答道。她的声音略带沙哑——这令所有不喜欢她的外貌的人转而为她着迷。

菲利普耸耸肩，并伸出一只手臂任她挽住。“好吧。那么，我们准备好和妈妈一起共进晚餐了吗？”

“当然。”她轻笑着说道。

他们走下圣吉尔大街。

“告诉我，你想念纽约吗？”菲利普问道。

“不想。”

“你从不谈论你过去的生活。”

“我想没什么可说的。而且爸爸，‘过去的生活’听起来怪怪的。我刚来到这里多久？半年？”

“感觉像是一生。”

“哎呀，谢谢！”乔转向菲利普张开嘴大声道。

“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把嘴合上。”

乔摇摇头并且微怒道：“不，这里很好。在格林威治村感觉有一点点，我说不好，有一点儿幽闭。虽然那是个很酷的地方，但是我担心我们会突然患上‘公寓太小造成的著名作家妈妈和她十几岁女儿的幽闭综合征’。”

“是啊，非常常见的一种社会疾病。庆幸的是我不需要为它烦恼——我认为这也是单身汉的一个好处吧。”

乔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你认为？难道是利大于弊？不过，可能吗？我以前就告诉过你，在我离开这些神圣的殿堂前，我一定要为你找到一个好女人，一个将来能够照顾你的人。”

“哦，拜托。你认为我需要增肥了吗？”菲利普轻拍了几下自己微微发福的腹部。

他们穿过了马路并且走过了老贵格会会堂（Quaker Meeting House）。路面很窄，金属栏杆左边是人行道，右边是行车路。一些旧自行车被锁在了人行道边的金属栏杆上。路上，一个衣衫褴褛的街头艺人正摆弄着几个橙子，做着所谓的杂技。当菲利普他们经过他的身边时，似乎听到他含糊不清地说着：“施舍些零钱

吧。”

在他们前方，二十码远的地方，他们可以看到劳拉正站在布朗餐厅外等着他们。

女服务员为他们摆上了干净的盘子，并给他们加上了酒。劳拉抿了一口红酒，然后看着甜点菜单，考虑着要点什么。他们的座位临近厨房，当员工们进进出出时，他们可以瞥见厨房内忙作一团的混乱场景。他们可以闻到从吸烟区飘来的烟味，百八十位食客的说话声音交织到一起形成了一种阴霾，使他们几乎听不到从音响中传出的迷幻爵士乐的乐声。

“我们会想念你的，劳拉，”菲利普边说边将目光从自己酒杯的边缘移开，首先看了下劳拉，然后移向他们的女儿。

劳拉在牛津的时光一闪而过，第二天一早她将飞回纽约。虽然她期待着能回到在格林威治村那整洁、宽敞的公寓里，但她的另一部分已经将她自己印在了这里。她将会怀念牛津，以及菲利普和乔——两个在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哦，我敢确定，我很快就会回来，”劳拉边说边将右耳前的一些头发捋到耳后，“在开始的一段时间我还要经常检查她。”她看着乔。

“是啊，我就是一副需要被照顾的样子。”乔冲着妈妈做了一个可怜的表情。

“那么，预祝旅途愉快！”菲利普边说边举起酒杯，乔也跟着举起了酒杯，不过她随后起身看了下手表：“嘿，妈妈，非常抱歉，但是我不得不离开了。我本来和汤姆约好了十分钟之前见

面的。”

“这太好了，”劳拉答道：“你快去吧，替我向你爱的男孩儿问好。”

乔亲吻了菲利普的脸颊，转而冲劳拉坏笑着说：“明天一早晨，我要检查你是否装好了机票和护照。”然后她穿过狭窄的过道走了出去。

乔走到餐厅外与他们挥手告别。收回视线，劳拉凝视着整个餐厅，回想起自己曾多次坐在布朗餐厅的这个位置上。在她的学生时代，她经常来这里，她与菲利普的第一次约会以及她宣布自己怀孕的地方都是这里。她喜爱这里永远不变的装饰氛围——奶油色的墙壁、老镜子，磨得发亮的橡木地板和巨大的棕榈植物。穿过整个房间，她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就坐在临近的餐桌上，对面坐着年轻时候的菲利普，正在凝视着自己。

“那么，你这次的行程是否值得？”菲利普问道，“你找到你所寻找的了吗？”

劳拉又抿了一口红酒，放下酒杯，并开始把玩杯柄。“是，也不是，”她叹息道，“唉，其实，没有，说实话，我感觉自己走进了死胡同。”

“哦？”

“是啊，我也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这是否意味着你在浪费时间？”

“不，”她强调道，“这意味着我需要更加努力。”劳拉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嗯，事实上效果并不好。我想我要抛弃之前的想

法。”

菲利普很意外：“但是它听起来非常有希望。”

“是啊，但是，就如同写作一样，你认为某些观点和构思非常好，有时候确实奏效，有时候就完全没有效果。”

作为一名记者，劳拉在纽约奋斗了多年，并在业余时间撰写了六本小说，之前的每一本小说的销售都是在市场大环境中陷入挣扎，最后默默无闻，直到一年前才走上了正轨。《归还》（*Restitution*）是一部设置发生在17世纪新阿姆斯特丹（纽约市1625~1664年间的旧称，当时为荷兰殖民地）的历史惊悚小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曾称其是“闪闪发光的”。这本小说荣获了当年的白玫瑰小说奖（White Rose Fiction Award），这本小说的极度畅销，促使劳拉最终决定辞去记者的工作，转而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媒体很快采访到她，报道了她的形象以及她曾经专注于采访报道纽约市恐怖犯罪事件的记者职业经历。趁着这个势头，劳拉开始了下一部小说的构思，故事发生在14世纪的牛津，主人公是现实生活中的神学家和数学家托马斯·布雷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小说描述了他的一系列复杂的情节中如何谋杀了当时的国王——爱德华二世。

“那么那个神秘的修道士布雷德沃丁怎么样了？”

“哦，我仍然对他很感兴趣。顺便说一下，菲利普，他从来不是个修道士。”劳拉笑着说道，“只是我已经逐渐认识到他绝对不会被卷入一场刺杀国王的阴谋之中。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是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后来成为了坎特

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但是他并非是那种对自己认为是正义的事便不择手段不睬法律的人，不管怎样，就这样吧，我之前并没有想那么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故事，我想将它们都写出来。我甚至会想有一天布雷德沃丁会在其他的故事中出现——这样的故事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中。”

“这听起来像是我会说的话。”菲利普反驳道。

“是啊，好吧，也许这些年来我对你的古怪个性太过苛刻了。”劳拉将身体靠到椅背上，然后抿了一口酒。当菲利普环顾餐厅搜寻服务员时，劳拉瞥见他的身影，突然意识到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竟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在这段时间内，菲利普几乎没有变。当然，现在他不羁的深色鬃发中已经增添了几缕银丝，脸有些发福，眼睛更显疲惫。但他仍然拥有同当年一样的自信以及看破一切的微笑——当年他 22 岁的时候，劳拉就是被这双毁灭性的褐色眼睛所吸引而深陷其中的。

当她在世界的另一端时，她曾非常怀念他。她离开了这么久，很难想象在一个飘雨的傍晚、昏黄的路灯下，他们能像这样一起坐在这个拥挤的餐厅中。

现在看着菲利普，劳拉明白了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对他一见钟情，为什么会有生以来第一次毫无保留的要与一个人在一起。此外，她很难相信自己后来竟然就这样彻底地离开了他。

“要喝咖啡吗？”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喂！要喝咖啡吗？”

服务员就在餐桌旁边，菲利普在劳拉眼前挥了挥手。

“哦，是的，咳……不好意思。我要一杯不含咖啡因的拿铁，谢谢。”

“你刚刚神游万里了。是在想布雷德沃丁和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s，英国1154~1485年，也称“安茹王朝”——译注）？”

“我想是的。”她没有如实说。

“那么，你想怎么做？”服务员走后菲利普说道。

“我现在还不知道，我需要好好想想。”菲利普知道劳拉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当他准备要转移话题时，他的手机铃声响了。“我是菲利普·班布里奇，”他说道，“是……是的。”劳拉感到他的声音一反常态的生硬，“我现在离那里只有一两英里的距离。我到那里只需要——什么？——十五分钟……是吗？好的。”他关上手机。

“有难事？”

“不，只是小麻烦。是警察局里来的电话。佩奇餐厅（The Perch）附近发生了个事故，他们让我去拍些照片。抱歉，我们得埋单了。”

第二章

菲利普没有时间先将劳拉送到她落脚的地方，两人便一起前往作案现场。他那开了三十年的老伯爵（MGB）内非常冰冷，当看到前方的蓝色灯时劳拉就感觉暖和些了。他们将车驶离了大路，沿着一片泥泞，开到了距离警方标志十码远的地方停下了车，那个标志是一个大概十五平方英尺大的灯火通明的白色立方形帐篷、上面标着犯罪现场的位置。

菲利普关了发动机，劳拉透过肮脏的车窗看向车外，一个穿着背面印有绿色“取证”字样的白色衣服的工作人员从车边经过，走向帐篷。

“劳拉，恐怕你要留在这里——只允许警务人员进入。”菲利普下了车，绕到后备箱，拿出了他的相机设备包挎在了肩上。他边翻包边走回到车门旁，然后边摆弄着他的尼康数码相机镜头，边弯下腰冲着车窗内的劳拉说道，“你一个人可以吗？不管怎样，在这里估计不会很舒服。”还没等劳拉回话，菲利普就转身离开了。

劳拉在车内坐了几分钟后，还是没有战胜好奇心，她下了车，沿着泥泞走到了帐篷的门帘处。周围并没有人来阻止她。她对自己说：就只看一下。

将塑料门帘仅仅拉开了一条小缝，劳拉看到了两个警察的背影，以及刚刚那名取证人员，他正蹲下身子用镊子将一些无法辨认的东西放入一个透明塑料布袋中。他的后方是一辆红色小车，车门大开，面板上溅满了泥浆。

合上了门帘，劳拉轻手轻脚地沿着帐篷边缘走了一段。当看到塑料帐篷上的一条裂缝时，她蹲了下来，并透过裂缝看向帐篷内。红色小车只有几英尺远，她可以透过开着的车门看到车另一边的情况。

一个年轻女性的尸体瘫靠在车后座上。她的胳膊和腿大开开着，头仰在后座上，眼睛圆睁，暗淡无光地盯着内部车顶。她穿着简单的上衣和裙子，都浸染了鲜血。她的皮肤颜色极白，仿佛她所有的血液都流尽了，在帐篷内强烈的泛光灯照射下，她的皮肤显得更加苍白。车内到处是血迹，车窗外以及淡黄色的仪表盘上也都溅上了血。

那个女孩儿看起来非常年轻，和乔差不多大。她曾经肯定非常漂亮：此刻，她金色的长发如瀑布般散落在座椅后面，但却同样满是血污，一块一块地粘在她的肩膀上。在她的脖子上，从左至右横着一道深深的血槽；而从她的咽喉到肚脐，则竖着另一道——她的胸腔被打开了，骨头向里折去。

劳拉站了起来。很长时间以来，她相信她已经见识过了足够